

自六十年代復出以來，葉石濤擊著文學評論，
發願為台灣文學的使徒。
以其自我生命深刻記憶和斯土斯民的鄉土情
是屬其台灣文學史觀，並刻畫自己在台灣文
治時期即踏入文壇的葉石濤，
卻無法逃過於歷史浪濤的撥弄，在
莫名地捲入白色恐怖的漩渦
一九五一年入獄至一九六五年復出文壇，
十五年苦鬱滄桑蛰居歲月，
生活重擔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但他堅
保有創作者的樸直與熱情，努力跨過語言的
再度重燃文學之火，執創作與評論之筆重
自六十年代復出以來，葉石濤擊著文學評論，
發願為台灣文學的使徒。

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

陳明柔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陳明柔著。--
初版。--臺北市：時報文化，2004〔民93〕
面；公分。--（藝術大師；18）

ISBN 957-13-4151-7（平裝）

1. 葉石濤-傳記

782.886

93011348

藝術大師 18

我的勞動是寫作

葉石濤傳

作者 陳明柔

董事長 孫思照

發行人 莫昭平

總經理 林馨琴

總編輯 林馨琴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 (02) 2361-1361 六六八四

讀者服務專線 (08) 001-2327-5

讀者服務傳真 (02) 2361-1361 四一六八五八

郵撥 〇一〇三八五四 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 台北郵政七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 |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 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主編 吳家恆

編輯 李滌美

美術設計 張瑜卿

校對 李咪·陳明柔

印刷 凌晨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定價 新台幣二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照片索引

p1 劉振祥攝影 p6 莊正原攝影 p12 莊正原攝影 p17 黃建龍提供 p22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p23 黃建龍提供
p26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p27 上圖：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下圖：黃建龍提供 p31 上圖：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下圖：黃建龍提供 p35 黃建龍提供 p40 莊正原攝影 p45 黃建龍提供 p48 陳明柔提供 p49 陳明柔提供 p54 陳明
柔提供 p55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p68 莊正原攝影 p70 黃建龍提供 p79 上圖：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下圖：黃建
龍提供 p90 陳明柔提供 p91 陳明柔提供 p96 右圖：王克紹提供 左圖：黃建龍提供 p97 上圖：黃建龍提供 下圖：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提供 p104 陳明柔提供 p110 莊正原攝影 p117 黃建龍提供 p128 葉石濤提供 p129 葉石濤提供
p138 莊正原攝影 p147 葉石濤提供 p164 陳明柔提供 p168 葉石濤提供 p169 葉石濤提供 p190 莊正原攝影
p208 葉石濤提供 p212 葉石濤提供 p216 葉石濤提供 p218 莊正原攝影 p219 莊正原攝影 p222 莊正原攝影



藝術大師 I8

我的勞動是寫作

葉石濤傳

陳明柔 著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序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設立於民國八十五年，文藝獎經過了前面四屆的努力，已在社會上建立聲望、受到大眾的肯定，咸認為是文化界的最高榮譽。國藝會累積了四屆的經驗與成果，於九十年第五屆，將文藝獎正式更名為「國家文藝獎」，以確認本獎之榮譽性地位與國家性之位階。

九十年第五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分別為文學類的葉石濤先生、美術類的王攀元先生、表演藝術類的賴聲川先生以及許王先生。文化評論家向陽，在「得獎者成就座談會」中，特別肯定國家文藝獎突破評審結構，選出了具時代典範的得獎者；多元關照各個面向，符合臺灣社會的創作生態。

國家文藝獎的設立的宗旨，是為鼓勵具有累積性成就之傑出文藝工作者。第五屆文藝獎得獎者的成就，所呈現出來多元化的內涵和風貌，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精神

特色，這也正是本基金會設立文藝獎的意涵所在。

本屆評審對葉石濤先生，有以下的共識：葉石濤先生為橫跨日據時期與戰後世代的重要作家，在小說創作、文學評論、文學史建構與文學翻譯方面均卓有成就。揆負自喻的天譴命運，克服語言障礙與政治困境，畢生從事文學的追求。自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以降，為臺灣文學命名定義，終於助其進入學術殿堂。維持創作生命逾六十年，迄今仍孜孜於文藝美學的營造，無論在族群、性別、階級議題上，均能兼顧，允為國家文學典範。

國藝會委由時報文化出版企業編輯出版，時報出版的編輯群，累積數屆文藝獎傳記之編輯經驗，不但在傳記的形式、開本，皆力求創新與變革；在內容的規劃上，亦貼切的呈現得獎者的成就與生平。國藝會期盼與讀者，一同追尋藝術家創作的腳印，了解其創作的歷程與脈絡，並共同分享這些繽紛而結實累累的藝術果實。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林曼麗

目錄

序	林曼麗	002
楔子		006
第一章	葉厝的小地主生活	012
第二章	府城青春夢·春風少年兄	040
第二章	跨越語言的年代	068
第四章	遺落的歲月	110
第五章	台灣文學的使徒	138
第六章	我的勞動是寫作	190
葉石濤生平大事年表		222

世
本
之
心

陳明柔

楔子



緣於對台灣文學使徒般的堅持，葉石濤他拒絕噤聲，拒絕缺席，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堅持發言，以書寫作爲一生的勞動，終於也讓他自己及其著作，成爲台灣文學史無法被漠視遺忘的一部分。

作家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爲生的夢獸，他哪裏知道這個夢獸也需要靠麵包生活，而麵包並非終日做夢就可得到的啊！（「府城之星，舊城之月——「陳夫人」及其他」，〈文學回憶錄〉，頁五）

葉石濤，一個當代談論「台灣文學史」課題時便無法迴避的名字。他將作家比擬爲吃夢爲生的「夢獸」，那麼若以「夢獸」的喻意返視葉石濤的生平作爲，則他確乎一生都是「吃夢爲生」的人。

出生於台南府城，人稱「四平境」的葉家大宅院裏的葉石濤，自幼生活無虞，這也讓他可以在就讀中學校時期，便能悠遊出入於文學的想像世界，他在成年以前似乎「從沒想到過活是多麼艱辛磨人的一回事，一味地陶醉於文學的幻想世界」。即使在戰爭期的緊張氣氛中，葉石濤仍能在父母親的庇護下，從容地懷抱著「文學青春夢」閒散度日，並且在中學校畢業前便已完成了數篇小說創作。其中〈林君寄來的信〉得到「文藝台灣社」社長西川滿採用，刊登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份的《文藝台灣》。這篇初試啼聲的少作，讓葉石濤結識了西川滿，因緣際會地投身日治時期台灣文壇，也自此踏上了文學旅程，開始其後長達數十年「吃夢爲生」的文學生命。

然而年少時意氣風發地成爲一個早慧的創作者，並未保證他一生皆能從容悠遊於文學的想像世界。中日戰爭結束後，葉石濤與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立即面臨了語言與文字書寫的問題，那是近乎被迫失語的困境。原本流暢的日本語溝通與流利的日文書寫，都被

禁用了，橫立在那一代台灣人面前的是必須努力跨越的語言鴻溝。創作力旺盛的葉石濤，覺悟到學習中文之必要，也夢想著成爲一個優秀中文作家。因此被視爲日治時期作家最後代表的葉石濤，在戰後初期十分積極努力地學習中文。相較於其他日治時期的作家，他可說是十分迅速便跨越了語言的障礙，並且開始嘗試以中文發表作品，積極發言。早在一九四五年八、九月之際，也就是光復後，葉石濤仍被留在部隊、尚未退伍時，他便在部隊昏黃的燈光，抱著一本自舊書攤買來、破舊脫頁的《康熙字典》，費力地背下許多生僻的單字與字義。爲了學習中文，他後來更紮實地將《紅樓夢》原典一百廿回，對照著松枝茂夫的日譯本，從頭到尾抄了一遍。因此，在《中華日報》日文欄廢版之後，葉石濤雖然曾經短暫停筆，但戰後不到兩三年的時間，他已能書寫通順的中文了。其後，在《新生報》「橋」副刊、《中華日報》「海風」副刊出現之後，葉石濤便再度提筆創作，展現台灣作家多方參與的企圖與活力，其漫長的中文創作生涯也自此展開。

一九四〇年代前半期，戰爭的肅殺陰影無所不在。戰爭結束後，台灣人終於擺脫了被殖民者身分，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又將台灣捲入另一種肅殺的氣氛之中。葉石濤雖然倖免於「二·二八」事件的逮捕與殺戮，然而伴隨著國共內戰而來的時代風雷，終於還是帶來了封窒人心的白色恐怖歲月。然而葉石濤萬萬未曾料到的是，將他捲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濤浪之中的，竟然是：光復初期懷著對中國的想像與成爲優秀中文作家的熱望，而進行的大量中文書籍的閱讀，以及光復初期他根本未曾察覺其複雜性的人際往來。葉石濤被莫名地捲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濤浪之中，使他原本平順自由的人生自此亂了步

調；一九四五年九月退伍時，曾經懷抱的溫熱的文學青春夢，至此也徹底破滅。葉石濤因爲閱讀而被羅織罪名入獄，以所謂「知情不報」的罪名繫獄三年，他的遭遇是歷史脈動左右小我的無奈，也是時代動亂投射於個人生命的具體切片。因思想問題而入獄，是葉石濤生命中無可彌補的悲哀，同時更是時代的集體悲劇。然而這段被迫蛰眠將近十五年的記憶與哀傷，作家卻遲至八〇年代解嚴之後，才能夠真正面對並且大量書寫其身的身世遭遇。

一九五〇年代，葉石濤出獄後，一度爲生活的基本溫飽，消沉地輾轉各地任教，文學創作似乎成爲遙遠記憶中的一點星火，明滅不定。然而文學閱讀卻是從來未曾間斷的習慣，也是他一生中無論如何也戒不掉的癮頭。自一九五四年初秋，承負著「政治犯」烙印踏出新店軍人監獄的那一刻起，葉石濤除了得面對「重回人世」後四處碰壁的現實窘境，他的文學創作生命，也無奈地被迫停格於一九五一年被捕之前的「青年葉石濤」階段。在六〇年代中葉之前，那些消磨在荒僻村間、苦悶滄桑的鄉村教師歲月裏，葉石濤於閱讀中或可暫時忘卻現實的粗礪與無助。出獄後，因種種現實因素被迫停筆將近十五年，然而他對文學卻未曾忘情，閱讀中可能產生的某種生命存在感受，支持著葉石濤在荒僻鄉村緘默地承受生命困厄與人情冷暖，並且冷眼地凝視現實。

一九六四年，《台灣文藝》創刊，一九六五年，葉石濤經由這本創刊不久的刊物，重新認識了戰後台灣文壇的動向，以及台灣作家的創作情形。出獄後封存於記憶中的文學創作星火，再度被燃起，葉石濤再執創作與評論之筆重返台灣文壇，同時也結識了此後相知數十年的文學戰友鍾肇政。重返文壇的葉石濤已是飽歷滄桑的中年人，然而此次再出發，

他卻是懷抱著更為堅定的台灣文學使徒的使命感，想要寫出「以三百年的台灣歷史為素材的龐大的民族史詩」。他同時持續地「從台灣文學史的『史的』立場」，更深入地觀察台灣文壇的動態，並將評論焦點集中於省籍作家作品。自此開始，葉石濤之後長達數十年的台灣文學評論，也正是其「做為台灣文學史的記錄」之基礎與延續。

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葉石濤於一九七七年以〈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提出其最重要的觀點：「台灣意識」。這篇文章也是他一心為念的台灣文學史的書寫雛型，葉石濤的評論者角色至此已獲完全肯定。至於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則除了深具台灣文學史建構過程的階段性意義之外，更可視為葉石濤以文學為志業的具體實踐。因為抱持著「我的勞動是寫作」這樣的信念，所以在其文學生涯中容或有過牢騷，對於文學環境也有批判與失望，但獻身文學的信念倒是未曾真正地退怯。對於一生未能止歇的「寫作勞動」，葉石濤常以「天譴」說自我註解，並且以「夢獸」這個看似浪漫、實則沉重的辭彙，直指作家生涯必須面對的現實艱難與孤單。葉石濤這些對於作家身分既調侃又沉重的說法，除了作為自我註解外，其實更可視為他透視作家艱難存在處境的無奈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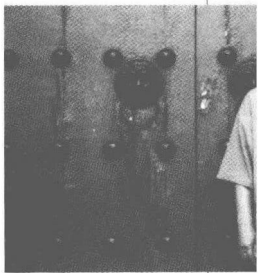
自年少時一頭栽進文學想像的世界，葉石濤便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其一生中的乖舛與榮耀，大多因「文學」而來。八〇年代之前，葉石濤雖然已以台灣文學使徒的使命感，於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崗位上奮鬥數十年，然而外界於各種形式對他文學生命作出的榮耀與肯定，卻大多集中在八〇年代之後。八〇年代後期起，葉石濤陸續獲得各種文學獎項的榮

耀，二〇〇一年更獲頒第五屆「國家文藝獎」。現實生活中他雖然多受困蹇，然而對台灣文學的使命感卻未曾或減，創作的企圖心也持續燃燒著。因此，葉石濤雖在視力日漸衰退，身體健康也頻亮紅燈的狀況下，仍緊握創作的筆。他與相知近四十年的文學戰友鍾肇政，兩人在八十歲前後陸續發表了異色小說《歌德激情書》以及《蝴蝶巷春夢》。鍾肇政的《歌德激情書》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出版。二〇〇四年春天起，葉石濤以八十之齡，於《文學台灣》發表了以少年簡明哲綺麗春夢為經緯的異色小說《蝴蝶巷春夢》。

葉石濤於其文學生涯中，一路走來雖也常有棄筆不寫的念頭與牢騷，然而緣於對台灣文學使徒般的堅持，他拒絕噤聲，拒絕缺席，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堅持發言，以書寫作為一生的勞動，終於也讓他自己及其著作，成為台灣文學史無法被漠視遺忘的一部分。

第一章

葉厝的小地主生活



童年時光是葉石濤一生中幸福無憂的一段歲月了。

他出生、成長在傳統文化氣息濃厚的府城，三〇年代初開始接受日本殖民者的制式教育，及至少年時開始接觸世界文學，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浪漫文學少年，對於文學懷抱美好的憧憬與期望，卻鮮少向現實生活探看。

「紅殊舍」起家

從一九二〇年《台灣青年》創刊到一九二五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於《台灣民報》為止的五年間，這可以稱作「搖籃期」。從一九二六年賴和的〈鬥熱鬧〉、楊雲萍的〈光臨〉出現於《台灣民報》開始到一九三七年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楊遠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停刊，七七事變發生的這一年為止。這時期可以稱做「成熟期」。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四年台灣光復的大約八年間稱做「戰爭期」。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二八～二九

西元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台灣文學的發展正處於葉石濤所言，由「搖籃期」趨向「成熟期」的當口。此時日本人領有台灣已三十年，台灣在殖民政府強勢的統治教化下，日本語言文化早已滲入台灣人生活習性之中。而開展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也在賴和等台灣作家努力下，艱苦地打拼出一番局面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葉石濤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農曆九月十五日），出生於台南府城打銀街，人稱「四平境」的葉家大宅院裏。

一九二〇年代的台南府城雖說是台灣第二大城市，但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十多萬人口，本質上仍富有濃厚鄉村風貌的保守城市，日本人常稱府城為「樹林之都」，而在這個瀾漫舊

文化氣息的古城裏，隨處都有可資憑弔的古蹟文物，並且有許多精緻可口的糕點小吃。葉石濤曾說，台南是一個適合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哉過日子的好所在。葉家世居台南府城，至葉石濤已是第八代。葉氏一族的先祖，乃是由福建龍溪渡海來台，最初其實是落腳在關廟附近龍崎鄉的山林裏，過著種果樹砍伐山林的窮苦生活。然而葉氏一族是如何在台南府城發跡生根，而成爲府城世家的呢？葉石濤在〈府城的地主生活〉中，即曾以頗富傳奇意味的小說家筆法，述寫了葉家在府城的發跡過程。

話說葉氏遠祖中有一位生性闊達的「紅殊舍」，不甘埋沒自己於山林之間，遂由山村到府城打天下。不幸人地生疏，英雄無用武之地，最後竟淪落爲「羅漢腳」，過起了有錢就喝酒賭博，沒錢就蒙頭大睡的日子。某日，「紅殊舍」又賭輸了錢，餓著肚皮在土地公廟睡覺，一直睡到掌燈時分，寤寐之間，有個貌似土地公的慈祥老人把他搖醒，叫他火速趕到阪西街某富戶家。將醒未醒的「紅殊舍」匆匆起身趕赴，尚未到達阪西街就看見遠方火光冲天，原來他要前往的富戶家竟起了大火，於是在混亂喧鬧的氣氛中也加入了救火行列，結果從富戶屋裏衝出來的丫頭，卻誤認他爲富戶的家僕，竟把一只木盒子塞給「紅殊舍」，沉甸甸的木盒裏顯然裝著價值不菲的財物。混亂之際，「紅殊舍」拿了那只木盒溜之大吉，並變賣了盒中的珠寶首飾，開始經商，開起當舖並且兼營米糧買賣，終於在府城發跡，最後在四平境蓋了樓閣，躋身府城世家之列。其後「紅殊舍」更曾返回故鄉山村，在龍崎鄉苦苓湖山崗裏，買了幾十甲山林，蓋了一所祠堂。這座老祠堂四週密佈著龍眼樹，據考，祠堂所在的苦苓湖本是西拉雅族的古聚落。然而事實上，就血緣而言，葉石濤不僅